编辑:顾遐 美编:刘玉容 校对:印春湘 组版:蒋培荣

季音:南通红色摄影第一人

□贾涛根

著名摄影艺术家季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他是我学习摄影的启蒙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作为《南通日报》通讯员,对日报社的编委、摄影记者季音就十分敬佩。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曾在市委宣传部、报道组共事过六七年,也是同住钟楼大院里的邻居。在那段时间,他手把手教会了我摄影。后来他到市文联担任副主席兼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我在南通日报社工作,两人在摄影工作上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后来我接任了他的摄协主席职务,在开展摄影活动上也多有联系。在纪念季音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同事和挚友,我想就我的所知对他的艺术人生作些评价和论证,也追忆一些当年的往事和情谊。

在南通摄影界,季音同志是一位泰斗级的前辈。在红色摄影事业上,他在我们南通创造了好多个"第一"。这些"第一"有力地佐证了他在我市摄影界无可争议的"影中翘楚"地位,无愧于"南通红色摄影第一人"。

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八个第一:

季音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籍的第一位战地摄影记者。1944年9月,季音在如东的老家参加新四军,投入苏中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也开始了他的军旅摄影生涯。随后又在解放战争期间南下福建前线,拍摄和记录了大量战地照片。1952年11月,他担任福建军区十兵团政治部文化部摄影组长,后调往北京在总政《解放军画报》社工作。

季音同志是我市第一位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资深摄影家。1957年7月,他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通才有了第二位全国摄协会员周志秋。

季音同志是南通日报社第一位编委级的摄影记者。1966年2月,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分配在南通日报社任编委、摄影美术组组长。在南通日报社的历史上,可能还没有一位摄影部主任像季老那样当过编委或相当的职务。

季音同志组织了南通市第一个摄影艺术创作作品展览。1972年,他会同晓庄、邵应路等同志,组织和发动一批工厂企业的摄影爱好者开展摄影创作活动,举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30周年摄影作品展。

季音同志是南通市第一位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1980年,江苏省摄影家协会恢复活动,他当选为常务理事。

季音同志是南通市第一任摄影家协会主席。1979年1月南通市恢复文联,他从市文化局调文联任副主席,负责筹建市摄影工作者协会。南通市第一届摄影工作者协会于1981年9月正式成立,季音同志兼任主席。后连续兼任第二、第三届主席。他是南通市文联第一位摄影方面的专职副主席。

季音同志是南通市摄影家协会第一位名誉主席。1994年市摄影家协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鉴于季老年届七旬,已经离休,决定不再担任摄协主席,荣任名誉主席。由季老推荐,考虑新闻媒体与摄影的密切关系,我接任第四届摄影家协会主席。

季音同志是南通市从事摄影事业艺龄最长的人。如果从1941年他开始接触摄影、端起相机算起,季老和摄影相依为命近70年,这在南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离休以后,依然在光影之海耕耘不止,创作了不少精品力作。他对南通摄影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表现了一位老摄影家的高度责任感、事业心。

这些"第一"都充分说明了季音同志是我市摄影界的骄傲和楷模,无愧于我市革命摄影事业的先行者、开拓者。

2013年8月,季音同志与病魔进行了顽强斗争后不幸与世长辞。当年与他共事的许多往事和情景,不禁涌上心头。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政治生活被严重扭曲的时期,江苏省的地方报纸都被一刀切,《南通日报》于1971年9月停刊。报社工作人员调离的调离,下放的下放,季音同志被安排至市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后来的市委宣传部),到市报道组负责新闻摄影工作。

当时我是市报道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因为知道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知名摄影家,所以对他十分敬重。

那时报道组的主要任务是向省、中央的报纸和新华社、中新社供稿。我们采写了典型报道以后,常要请他去配发一些新闻图片,这通报情况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头上。在季老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他珍藏的一些摄影作品,见识了不少摄影器材,对胶卷的冲洗过程也有了初步了解,便有了向他学习摄影的念头,因为我意识到一个全天候的新闻记者,摄影是必备的技巧。

那时老季的身边,常有一些年轻的摄影爱好者,奉他为师父。老季见我也喜爱摄影,就把我也当成了徒弟。当时他从报社带过来两部照相机,一部进口的双镜头"禄来福来",一部国产的双镜头"海鸥"。"禄来"虽然破旧,但那是老季的宝贝,因为是世界名牌,成像质量也好,所以放在身边谁也不能碰。那只海鸥就成了教具,双镜头的原理、如何取景、怎样设置光圈、如何对焦……他都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使我们很快掌握了实地拍摄的基本技巧。

照片的冲洗和后期,是摄影的大学问,老季的暗房就成了我们实习的工场。他的暗房技术炉火纯青,他用手在放大机下调整曝光量,在水池里用水温控制局部显影,简直是双光影魔术手,直叫人看得入迷,那洗印出来的照片就是清晰明亮、不同一般。我边看边学也就学会了黑白胶片的显影、水洗、定影。如用负片在灯箱上进行相纸洗印、在放大机上的扩印,以及在显影、定影液中成像、烘干和最后的剪裁等制作技术。我们这些徒弟常常跟老季这个师父在暗房里忙得忘记了时间,有几次晚上洗印好照片都已过了夜里十二点,人民公园的大门都锁上了,我们只好翻过铁栅栏匆匆回家。

季音同志在报道组工作的那几年,是南通市在上级报刊上刊发重大典型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曾在头版刊登过南通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南通农药厂、南通晶体管厂等许多工厂多快好省发展生产的经验,老季配发了不少新闻图片,为这些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报道增色不少。老季之所以能拍出不同凡响的照片,与他深入基层的采访作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不畏艰险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有件事就让我始终难忘。大概是1976年,市印染厂化纤车间上马,我们和他一同去采访。他发现锅炉车间正在建造大烟囱,从脚手架上面可以爬上七八十米高的烟囱顶端,这在当时是南通城区一个难得的制高点,便动起了上去俯瞰拍摄的念头。那时他已五十出头,从脚手架向上攀爬既吃力又危险,我们都劝他不要冒险,但他认为这个高空拍摄的视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从工地借来安全帽,我只好硬着头皮手脚并用地跟着他往上攀缘。老季背着相机不紧不慢地一层层向上,我咬紧牙关跟着到达顶端时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老季却顾不上休息,端起相机就取景拍摄起来。近处的节制闸、不远处在建的通吕运河一号桥,还有鳞次栉比的城区、大江之滨的南通港、天生港的发电厂和远在地平线上的五山……都进入了他的镜头。这时老季在我们的眼里,仿佛是一位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那不畏艰险、登高望远的身影,体现了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党的新闻事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5年,季老70岁生日那年,市摄影家协会为他举办了个人影展。在开幕式上我曾动情地说了一件事: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天亮前后狼山上一片洁白。准备上山抢拍雪景的摄影爱好者们却在上山小道上发现了一行清晰的脚印。谁在雪后最先登上了狼山?当人们在山顶见到凛冽寒风中的季老正专心致志地取景拍摄,一个个都感动极了。我想,雪道上的一行足迹,是先行者的足迹,也是开拓者的足迹,是值得我们这些摄影后辈们学习、追随的足迹。

江畔听潮

南通楹联

狼山骆宾王墓联释疑

□徐勇俊

著名的狼山风景区有骆宾王墓。骆宾王(约627年?—687年?),浙江义乌人,被称为"唐初四杰"之一,七岁时写出著名的"咏鹅"诗,被誉为神童。历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及侍御史。公元684年,随徐敬业在广陵起兵讨伐武周,撰《讨武曌檄》,文笔犀利,气势恢宏,其中"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语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武则天读了《讨武曌檄》后,也为之震动,赞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兵败后骆宾王不知所终,明正德九年(1514),一曹姓农民在南通城北黄泥口子桥(今濠河北岸新乐桥一带)发现骆宾王墓,掘得石碑半截,上有"唐骆"二字。清乾隆十三年(1748),寓居南通的闽人刘名芳处士请命于董姓太守,将骆墓迁移至狼山,一代文雄遂得以长眠于狼山南麓,亦使狼山风景区生色不少。墓前现有的石牌坊上篆刻的对联为:

碑掘黄泥,五山片壤栖;

笔传青史,一檄千秋著。

此联为何人所撰,何时所撰皆无考。联句对仗工整,极具文采,以颜色词"青"与"黄"对仗,以数词"一""千"分别与"五""片"对仗,上联写了从黄泥口发现骆宾王墓及迁至狼山的原委,下联写了骆宾王因撰写《讨武曌檄》闻名天下而享誉千秋。不过,看了这副墓联,不禁还是使人产生若干疑问:一是上联以平声的"栖"收尾,下联以仄声的"著"字收尾,与对联收尾必须上仄下平的要求不合,似乎犯了联律的大忌;二是上联两个分句,收尾的"泥"和"栖"皆为平声,下联两个分句收尾的"史"和"著"字皆为仄声,均未能前后平仄交错;三是从联文看,似乎给人一种戛然而止、言犹未尽的感觉,上联最后的"栖"字,下联最后的"著"字,作为动词,后面理应有一个宾语,以形成完整的动宾结构。笔者查阅了2004年由冯新民、张自强编纂的《南通楹联》,在其中古建类陵墓条目中找到了骆宾王墓联:

笔传青史,一檄千秋著;

碑掘黄泥,五山片壤栖。

书中这副联上下联已经作了置换,但也仅解决了对联收尾必须上仄下平的问题。笔者还专门向曾任南通市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现为南通市楹联学会顾问的张晏先生作了咨询。原来,十年动乱期间,骆宾王墓及石牌坊均遭破坏,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进行修复,当时,由于资料缺失,对墓前牌坊上的墓联内容已无人知晓,几经周折,终于在南通博物苑的资料室里找到了一张墓前牌坊的照片,遗憾的是牌坊上的墓联未能照全,上下联均缺失了最后两字,为此,时任南通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的叶胥原老先生即为上下联分别试补了两个字,增补后的联文如下:

碑掘黄泥,五山片壤栖灵爽;

笔传青史,一檄千秋著令名。

虽然这一增补使原联所存在的令人不解的若干问题均得以迎刃而解(此联在2004年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五山志》也有记载),但对是否使用此联意见仍然不尽统一,最后,为慎重起见,根据文物修复"修旧如旧"的原则,经有关各方反复磋商,决定对缺字不再增补,遂请张晏先生书写,在新建的牌坊上镌刻形成了现有的这副有所残缺的墓联。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应在墓联牌坊旁设置必要的标牌,说明此联是一副由特殊原因所致的残联,以消除游客的疑问。

(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习俗杂谈

如皋乡音"唤妻子"

□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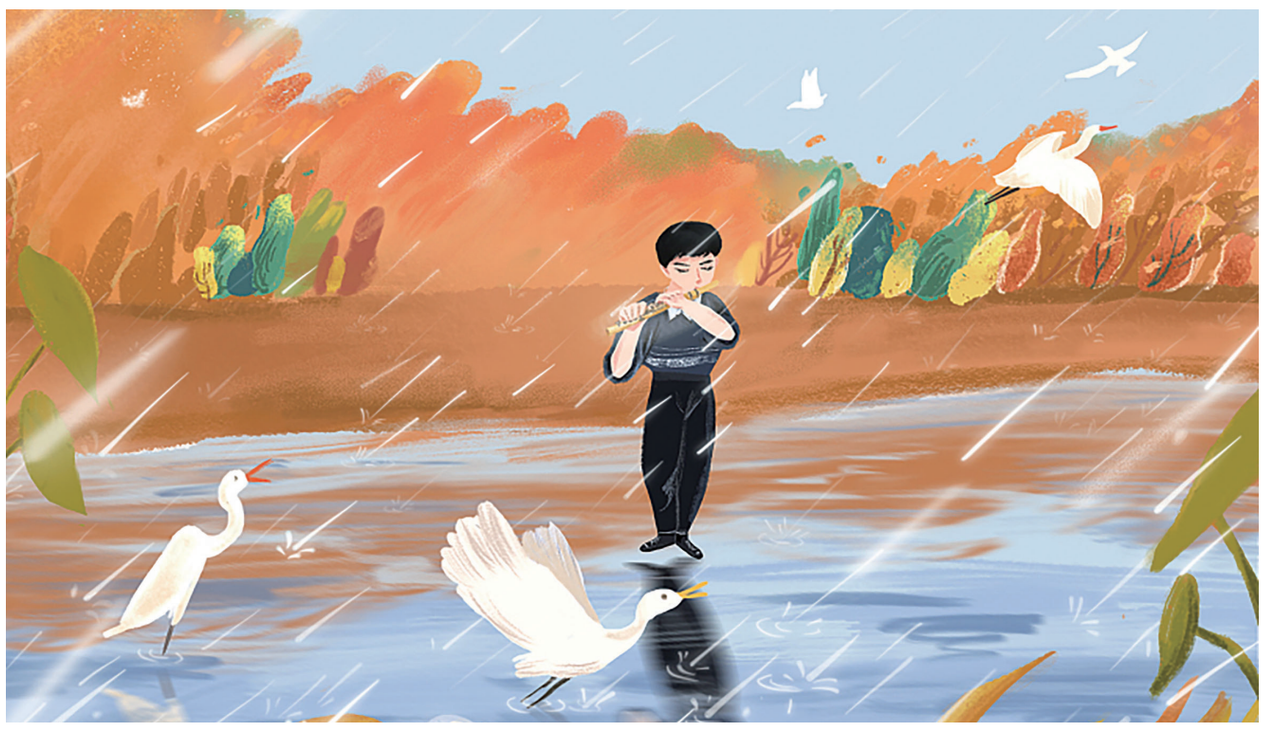
沙壬先生是如皋籍清末翰林、教育家沙元炳先生的侄孙。沙家为书香门第,又热衷于赓续地方文化。暮年寓居台湾的沙壬也不例外,他写有一篇《老来偏觉乡音好》。文中言及民国时期如皋方言对女人或妻子的称呼多达7种:女将、堂客、女的、某儿娘、老婆、妈妈儿、娘子。

余生也晚,常闻妻子的如皋乡音尚有:女将、女的、老婆、妈妈儿。老婆、女的,表示妻子,几乎多地通用,无须赘言。此外,女将一词在如皋话中对应的是男将,分别表示女人、妻子与男人、丈夫。如皋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故而方言往往取自江淮官话,抑或吴语方言。男将、女将即源自江淮官话。不过,男将、女将不囿于江淮地区,今日湖北地区也有此说。相传由明入清,《水浒传》《杨家将》的故事,经过说书戏曲等传播方式,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老百姓们也喜欢用男将、女将来表示对男人、女人的尊称。久而久之,再由男人、女人的意思引出丈夫、妻子的意思。

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妈妈儿表示妻子,也有由女子过渡来的。《西游记》第55回中写道:"三人正然难处 只见一个老妈妈儿……"此处的老妈妈儿就是老女人的意思。如皋人常开玩笑:"等你儿子大了,早晚要娶个妈妈儿",即娶个女子做妻子。许多具体语境下,妈妈儿就是妻子、老婆的意思。不过表示女子、妻子时,女将是尊称,妈妈儿有时会有些轻蔑的意味,像如皋旧时流传过一句歇后语:姜太公的妈妈儿(老婆)——穷神;又如"那个土财主又娶了个细妈妈儿(小老婆)"。

除去《老来偏觉乡音好》所录方言,妻子、老婆在如皋话中还可说成"婆娘"。如皋旧时有句有趣的农谚:蟋蟀儿叫,懒婆娘吓一跳。过去生活俭朴,秋天到了,各家农户穿着秋衣,但要准备过冬的寒衣了。有些妇人,平日里懒洋洋的,不思量寒衣的事情。直到听闻蟋蟀的叫声,她们才恍然大悟,仿佛大梦初醒,想起整理出一家人的寒衣来。在这句农谚中,"婆娘"的说法,显然对女人、妻子,带有些许讽刺、轻视的意味。彼时日常生活中,如皋人很少用婆娘一词。时至今日,如皋人似乎早已忘却婆娘一词。我从小到大就未听如皋乡人说过婆娘一词。

如皋乡音"唤妻子",无论尊称,还是蔑称,女将、妈妈儿等方言都有流传于世的意趣。



白鹭之歌 CFP供图

黄海一锅鲜

□陈栾尔

黄海一锅鲜,确定这是个菜名吗?

第一次看到这个菜名,你的眼前浮现出的是什么?是一望无垠、波涛汹涌的黄海,是一只乌黑锃亮的生铁小锅,还是其他景象呢?

说实话,我立马被这大气磅礴的名称吸引了。大黄海出产的珍奇何以能在鲜城如东"一锅端"?出于对海鲜的嗜好,一看菜名,就足以令我口水潜溢了。

我出生在如东西部小镇,那里离海还有数十里地,从小足不出镇,只有父亲在洋口围垦时才去过海边。待我19岁工作,才有机会骑脚踏车去了一趟海边,第一次吹了海风,第一次闻到海腥味。

30岁到掘港工作,这里的菜肴月月离不开海鲜。有朋友来掘港碰头,请他下馆子也必定要有海鲜。三两个好友,四五个菜足矣。因为对新来的地方不甚熟稔,喜欢请厨娘推荐特色菜,于是"黄海一锅鲜"就走进了我的视野,但凡款待初来乍到的宾客,这一锅的海鲜,就成了必点菜。

以我来看,黄海一锅鲜是个极具蛊惑色彩的雅称,不是一般的家常菜,也不会是本地渔民的创制,极有可能是外来雅客对本港海鲜的创新烹制。这一锅鲜啊,说得土气一点,就是海鲜大杂烩。但这个大杂烩不是一般的杂,杂得很有代表性。

主食材有梭子蟹、鲨鱼、海葵、文蛤、蛤蜊、剑虾,辅食材有面疙瘩、青菜心,佐料有葱、姜、料酒、白胡椒粉,盐、色拉油等自不必说了。光看这些食材,是不是让你胃口大开呢。

红通通的膏蟹、粉白色的鲨鱼块、张开嘴的文蛤和蛤蜊,弯腰长须的虾,再配上白色的面疙瘩和绿油油的菜心,一锅色白如奶的汤汁,扑面而来的满是大海的鲜香。如果服务员柔声细语地告知你,"黄海一锅鲜,请慢用",你定会深深地吸一口鲜气,沉浸于大海的馈赠。

在家亲手做上一锅也不难。

首先要保证所有食材的新鲜,如果有一样不那么新鲜,就会坏了一锅汤。要保证膏蟹、海葵等是离水鲜,这道菜最好的时节是春季和秋季的开渔时节,因为禁捕期的海鲜往往是冰冻的,其新鲜口味就要差一个等级了。

开火前要做好以下准备:两只膏蟹,约七两,将其清洗干净,剥壳斩块,便于食客品尝。如果是家里两三人食用,只要对半掰开即可。鲨鱼干切成小块并发好,两三两即可,海葵要煮熟了备用,文蛤与蛤蜊是贝类两兄弟,必须买吐沙的省事,各准备半斤左右,剑虾二两。这些海鲜里,最是海葵难打理,要用剪刀剪剖,洗净泥沙,然后用沸水焯洗干净,再将海葵煸炒,喷上料酒,加水煨至九成熟。其他辅材都不难打理。

下面就打火热锅。先起锅加冷水,放入文蛤、葱、姜大火烧开,淋酒,小火烧至文蛤开口,沥出置锅,留汤待用;另起锅烧热,倒入色拉油烧热,以葱、姜爆锅,加入膏蟹、鲨鱼块、熟海葵翻炒至香,喷酒,倒入余文蛤的原汤及部分开水大火烧开,改中火至汤浓,再下入蛤蜊烫至张口,下入菜心烫熟,以盐、白胡椒粉调味,撒上葱花、淋葱油,装入置有文蛤的锅中就可以上席了。如果在盛锅后,将食材摆放齐整有序,会增加不少美感,会让食客忍不住拍照发圈,引得好友纷纷点赞。

但凡天下最美的美食,除了妈妈和奶奶的味道,就是自己做出来的味道最美。除了款待宾客,对家里的孩子来讲,这道菜无疑也是顶好的选择,因为多种选择的菜肴,尊重了孩子的选择欲。对于主妇,这是一道减肥餐,有海鲜主打,还有面疙瘩做碳水化合物,还有蔬菜,妥妥的营养均衡大餐。

在美好的周末,一家三代数口人,可以根据喜好增加食材数量,还可以根据时令增减变换食材品种,来一个私家定制版的一锅鲜,足以抚慰全家人的味蕾,大快朵颐;若有宾朋自远方来,端上这款黄海一锅鲜为其接风洗尘,好客如东的形象就稳稳地树立起来了。

江海风物

通谚撷趣

洋糖倒到心里都不甜

□黄步千

洋糖倒到心里都不甜:贪得无厌。

活得不耐烦:厌世、作死。

活泛:机灵、神气,善于应付。

洋盘:泛指徒有其表中看不中用的人,也指物。

消闲(读咸):不当饱不当顿,弄点零食,打发时间。

清明冻煞鬼:清明时节天气尚冷,不宜脱太多衣服,要注意防寒保暖。

清明前好种棉,清明后好种豆:农事有一定的时令季节。

清汤寡水:不见一滴油腥。

滑稽:不按常规出场的人,一言一行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引人发笑。

浥皮:不讲尊严,嬉皮笑脸,让人讨厌的人

浪荡: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

酒漏斗:形容酒量大的人,就像没底的漏斗。

沾亲搭故:亲戚、故友,裙带关系。

混打六更天:一夜只有五更天。

满月脸、汤婆子脸:圆圆的,让人喜欢的脸。

满到八处:四面八方都满了。

濠滨射虎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十二)

"龟蛇锁大江"(中药带量,2+2)川断二分

作者:张海根 评析:李保华

谜面见毛泽东1927年所作《菩萨蛮·黄鹤楼》词之上阕末句。龟指龟山,在武汉市汉阳城东北,东滨长江,北临汉口,状若巨龟盘踞,俗传为曾助大禹治水的灵龟所化。蛇指蛇山,一称黄鹤山、黄鹄山,横亘武昌城中,和汉阳龟山隔江对峙,以山形蜿蜒如伏蛇而得名。黄鹤楼坐落在蛇山之首的黄鹤矶上。大江浩荡,奔腾东去,忽得龟蛇二山的夹束,犹如利锁截断,大江在此被猛地一截为二,入谜时即用其意。

川断,一种中药材,因产于四川而得名。入谜时谜底被别解,"川"由产地四川解作"大江","断"由名词解作动词,"分"原是量词,小于"两"和"钱"的单位,十分为一钱,现解作动词"分开",谜底顿读作"川/断/二分",亦即"大江被拦腰分截成两段"之意以切面。

此谜深得别解之妙,一别解于"川",再别解于"分",尤以"分"字得谜面"锁"字之神,大江被拦腰横截,至此被一分为二,则龟蛇二山之险要可知。谜面大笔如椽,谜底"分"字举重若轻,相映成趣。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